

引用:高宴梓,成莉.余甘子治疫古今文献考证与理论发微[J].中医药导报,2025,31(12):267-272.

余甘子治疫古今文献考证与理论发微*

高宴梓,成 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 通过梳理古今中医、少数民族医药文献资料,结合现代药理研究结果,对余甘子治疫理论与临床应用指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余甘子为藏族习用药材,在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之余,因其独特性味而具有良好的抗疫功效。中医古籍、少数民族医药文献及现代文献中,均有余甘子治疗疫病的记载。在疫病前期,可补虚抗邪,攻补兼具;在疫病中期,可清热利咽,宣肺止咳;在疫病后期,可消食健胃,滋阴生津。同时,余甘子在治疗疫病的过程中,又能消除疫病引发的各种症状,诸如发热、咳嗽、咽痛等,是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余甘子;疫病;庵摩勒;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82.7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12-0267-06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12.042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Use of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in Treating Epidemics Across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GAO Yanzi, CHENG Li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y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theor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dications of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in treating epidemics.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is a commonly used medicinal material in Tibetan medicine. In addition to clearing heat and cooling blood, promoting digestion and invigorating the stomach, promoting fluid production and relieving cough, it has good anti-epidemic effects due to its unique nature and flavor. Records of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for treating epidemics can be found in ancient TCM books, ethnic minority medical literatures and modern documen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pidemics, it can tonify deficiency and resist pathogens, with both attacking and tonifying effects. In the middle stage of epidemics, it can clear heat and soothe the throat, diffuse the lung and relieve cough. In the late stage of epidemics, it can promote digestion and invigorate the stomach, nourish Yin and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Meanwhile, in the process of treating epidemics,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can also alleviate various symptoms caused by epidemics, such as fever, cough, sore throat, etc., which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Yuganzi (Phyllanthi Fructus); epidemic diseases; Anmole; textual research

中医学认为,疫病是由外感疫疠邪气所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并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的统称。相当于现代的急性传染病^[1]。《说文解字》注解“疫”字为“民皆疾也”^[2],说明疫病具有群发性。疫病一旦发生,因其传染性和流行性,会对生命造成极大威胁。纵观世界医学史,古今中外疫病发生的情

况数不胜数。近几十年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感染”)、甲型H1N1流感等疫病先后暴发,中医药在防治这些疫病的过程中取得较好效果,国家日益重视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所起的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22)

通信作者:成莉,女,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医药

在新冠感染抗疫药物的研究中,有学者通过网络药理学的方法筛选出一些具有潜在价值的中药和化合物。如陈明骏等^[3]基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Ang II/AT1R通路对185味中药进行筛选,发现含该通路靶点排名前10的中药为柴胡、桂枝、防风、辣椒、前胡、牛膝、土茯苓、余甘子、小茴香、紫花前胡,在中药-活性化合物-靶点网络中,以土茯苓、柴胡、余甘子的度值最高。杨洋等^[4]根据缺氧诱导因子信号通路初步预测筛选了潜在治疗新冠感染的活性成分,分别为槲皮素、山柰酚、木犀草素,中药为余甘子、白果、枇杷叶、红花、苦参。上述研究均提到余甘子这味中药。

余甘子,古名庵摩勒,又名油柑、牛甘子、滇橄榄等。为大戟科植物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的干燥成熟果实。因其初尝酸涩,回味却甘甜,故名余甘子。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认为,余甘子归肺、胃经,主要功效为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血瘀、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等,并将其归为藏族习用药材^[5]。实际上我国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彝族、傣族、瑶族等17个少数民族都在使用余甘子,主要用来治疗咳嗽、喉痛、腹泻、发热等症^[6]。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余甘子含有槲皮素、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山柰酚、木犀草素、β谷甾醇、鞣花酸、儿茶素、亮氨酸、没食子酸酯、诃子酸等成分,具有抗炎、抗病毒、抗肿瘤、抗氧化、降糖、降血脂等作用^[7-8]。

基于此,笔者对余甘子治疗疫病的理论与临床应用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并结合中医、少数民族医文献和现代研究予以印证。

1 余甘子治疫理论

1.1 文献梳理

1.1.1 中医古籍中有关记载 中医古籍对余甘子应用的记载的较少,最早记载余甘子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已佚),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和宋朝的《太平御览》收录了《异物志》部分内容。《异物志》描述了余甘子的外形、味道、食用方法。“余甘,大小如弹丸,视之理如定陶瓜。初入口,苦涩;咽之,口中乃更甜美足味。盐蒸之,尤美。可多食。”^[9]题名西晋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一书记载了余甘子的植株形态、味道、功效、产地等内容:“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术士以变白须发有验。出九真。”^[10]后世中医古籍分别记载余甘子具有补益、强气力、乌发、生发、治上气咳嗽、延年长生、解金石毒、涩肠胃、解硫黄毒、解酒毒等功效^[11]。

明确记载余甘子可用于治疗疫病的是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书中“橄榄”条下(云南称余甘子为橄榄)记载其功效为:“治一切喉火上炎,大头瘟症。能解湿热春温,生津止渴,利痰,解鱼毒、酒积滞,神效。”^[12]大头瘟是一种急性外感热病,与西医学的颜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淋巴结炎症状类似。其主要症状为头面部肿大,多发于易感风热时毒的冬春季节。《温热暑疫全书》中记载:“此天行之厉气也。其湿热伤高巅之上,必多汗气蒸。初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13]可见余甘子在治疗头面部疫病方面具有独特疗效。

1.1.2 少数民族医药文献中有关记载 少数民族医药文献对余甘子应用的记载较多,虽然明确记载余甘子具有治疫功效的内容未见,但是含余甘子配伍的方剂治疗疫病的记载却非常多。

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的三果汤由诃子、毛诃子、余甘子组成。“三果共研煎汤内服,可清一切新旧瘟热和骚热,并能促其成熟。”^[14]“余甘子、五脉绿绒蒿共研,以新酥油拌和,全身涂擦,主治汗流不止,瘟疫等热邪外窜等症。”^[14]“三种白痘(天花)以石榴子、余甘子加矿药散内服。”^[14]“以三果、锡金大戟、荜茇、木棉花丝共研为散,用蜂蜜、白糖调和内服,可清除各种新旧瘟病。”^[14]含余甘子的十八味檀香散主治妇女身患瘟病,产后发烧等症^[14]。含余甘子的檀香酥油丸,加三凉、白糖为丸,主治肺热、心热及肝热,瘟疫引起的癫痫、空呕、关节肿胀等病^[14]。藏医瘟疫的混合瘟治疗用到三果汤,如:四日瘟的治疗用三味宽筋藤汤(宽筋藤、老鹳草、余甘子)和三果酥油丸^[14];患疫感冒时“应用禁食疗法,建议多饮开水,以三果、宽筋藤等共研煎汤,内服发汗……将石榴子、余甘子共研,用乳酪调服,作用同上”^[14]。

另一部经典著作《月王药诊》中记载:“天花痘疹清泻疗法:诃子、余甘子、大黄、杂毛蓝钟花诸药配伍制剂内服,清泻。”^[15]“三果(即诃子十粒、毛诃子五粒、余甘子五粒)捣碎,煎服,医治时疫外感、赤巴偏盛、上热下寒。或者上方煎汤,与等量酥油溶液调匀内服,医治胃阳不足……感冒、心隆症、疫疠、未老先衰等症。”^[15]“阿纳嘎厘格哈药酥油剂,纳保吾说:白檀香、红檀香……余甘子、木橘加水八升熬煮,再加入……熬制成药酥油剂,医治疫疠……热病等症。”^[15]

《度母本草》中有6个含余甘子的方剂可治疗疫病,其中5个方剂含有三果:“甘松配伍黑冰片、檀香三果獐牙菜、四味消化停食药,煎汤内服治热疫”^[16];“篦齿虎耳草配伍,鸭嘴花和藏木香、藏马兜铃和三果、宽筋藤悬钩木姜,煎汤取汁口服,治疗未熟疫疠症,并且治疗紊乱症,此为凉药之王药,治疗疫疠清热药”^[16]“迭裂黄堇配三果、红花牛黄和麝香、黑冰片等八味药,研粉白糖配六倍,治疗疫疠和痛病”^[16]“疫疠病盛之患者,藏马兜铃配三果、糙果紫堇獐牙菜、鸭嘴花和角茴香,煎汤内服成熟服,一切疫疠全消除”^[16]“波棱瓜籽兔耳草、余甘子和獐牙菜,研成细粉开水服,治疗脏腑热疫病,分加对症之药物,这些病症全消除”^[16]“桑葚三果煎汤服,治突发流感疫疠”^[1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一册中,收录了8个含余甘子且具有治疫功效的成方,如:十二味奇效汤散用于热症,瘟症,流感,咳嗽等^[17];十味血热汤散用于血热症、瘟疠引起的高烧、胸肋疼痛、头眩口干、巩膜充血、音哑等^[17];七味宽筋藤汤散可用于痘疹,瘟疠病等^[17];三十五味沉香丸用于疠、热、隆相搏引起的疾病^[17];三果汤散用于瘟疫热症初期与后期,劳累过度等症^[17];如意珍宝丸用于瘟热、陈旧热症、白脉病等^[17];青鹏膏剂用于痛风、湿痹及“冈巴”“黄水”病等引起的肿痛发烧、疮疡、瘟疠发烧等^[17];秘诀清凉散用于瘟热窜入脉道,肝脾坏血增盛,中毒症,“木布”症、热势亢盛的合并症,热性培根病,热病后期的余邪^[17]。

维吾尔医学认为,余甘子可“去除体液秽气”^{[18][19]}。《医学之目的》中的伊提日非力艾非提蒙河子膏含余甘子,可治疗麻风病等^{[18][18]}。《药物之园》记载余甘子“能防止体液腐败,能从全身中能清除黑胆质,能阻止黑胆质混入其他体液之中,能阻止烧焦黑胆质和胆液性质邪气混入正气之中”^{[19][18]}。

阿昌族、傣族、纳西族、普米族、壮族医药用余甘子治疗感冒或预防流感^[6]。

1.1.3 现代药理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余甘子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余甘子可以通过提高血清中诱导性T细胞、抑制性T细胞、免疫球蛋白M、免疫球蛋白G等的水平以及血清中白蛋白和球蛋白水平,提高免疫调节系统的有效性^[20]。余甘子中的酚酸物质会刺激免疫系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NK)的功能,使肝脏NK细胞功能提高2倍。余甘子水提物具有诱导巨噬细胞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功效^[21]。余甘子鞣质20%甲醇洗脱部位,能够显著抑制M2型巨噬细胞识别标志物Arg-1、CD206的表达,同时促进M1型标志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提升其抗肿瘤免疫活性^[22]。余甘子所含鞣花酸成分在白细胞数减少的小鼠免疫缺陷模型中,鞣花酸脂体质质量分数为40 mg/kg时能减少隐球菌在小鼠肺部的附着,提高免疫缺陷小鼠的免疫功能^[23]。

余甘子具有抗炎作用,余甘子所含山柰酚、圣草酚和野黄芩素是其中具有抗炎活性的主要成分,3种单体均通过抑制Janus激酶-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JAK-STAT)信号通路、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信号通路、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信号通路,以及激活核因子E₂相关因子2/血红素加氧酶-1(Nrf2/HO-1)抗氧化途径,达到抑制炎症因子一氧化氮(NO)、白介素-6(IL-6)和IL-1β释放的作用。此外,山柰酚和野黄芩素还可以通过抑制核因子κB(NF-κB)通路调节炎症反应^[24]。余甘子醇提取物可明显减少小鼠血清中炎症因子IL-6、TNF-α的含量,表明余甘子可改善肺组织损伤,降低炎症水平^[25]。余甘子天然产物提取物通过调控NF-κB通路、STING-TBK1通路而抑制M1型巨细胞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而发挥抗炎作用^[26]。余甘子冻干粉具有优于维生素C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有抑菌效果,且抑菌效能具有浓度响应。说明余甘子冻干粉具有优良的抗氧化性和抑菌性^[27]。

余甘子还具有抗病毒作用。余甘子所含多酚类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与DENV NS5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发挥抗病毒作用^[28]。余甘子的总黄酮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抑制H1N1病毒作用,可缓解病毒引起的小鼠肺部炎症^[29]。

由此可见,对于病毒、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余甘子均有良好的治疗功效。

1.2 余甘子治疫理论分析

1.2.1 余甘子可扶助正气 《素问·刺法论篇》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30][30]}《素问·评热病论篇》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30][66]}《灵枢·百病始生》曰:“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31]当人体脏腑功能低下或亢进,正气相对虚弱,卫外不固之时,或人体阴阳失调,病邪内生,或外邪乘虚

而入,均可使人体脏腑组织经络官窍功能紊乱,发生疾病。此外,正气的盛衰也决定着疾病的轻重与预后。正邪交争后,虽正不胜邪而发病,但相对来说,正气充盛的患者发病轻、病位浅、病程短、预后良好;而正气虚弱者,发病重、病位深、病程长、预后差。如正气虚甚,则不能削弱、中止邪气侵害,造成慢性病证迁延不愈,或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甚至病情恶化而死亡。所以说,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

中医学认为,余甘子味甘,甘能补^[32],故可补虚扶弱。宋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云:“庵摩勒,主补益,强气力。”^[33]

藏医学认为,余甘子味甘、酸、苦、涩。“甘”对应藏药十七功效中的热性之效,甘味药物能增长元气和体力,对体弱者有滋补作用^[34]。《四部医典》记载:“将诃子、毛诃子、余甘子与酥油配成三果酥油丸,能使五官感觉灵敏,充实体力,防老长寿。”^{[14][7]}《晶珠本草》引《甘露之滴》载“余甘子性凉,治赤巴病,不生风,三实为滋补上品”^[35]。《月王药诊》记载:“三果、三辛、麦粉、白糖、蜂蜜诸药配伍制成糊剂内服,医治脖颈病、呼吸不畅、关节病、黄水疮、疥癣等皮肤病,并能明目开窍、滋补增力、抗老延年。”^{[15][7]}“蒺藜(带叶)、高良姜、余甘子、蜂蜜诸药配伍制成糊剂,医治干瘦病、呼吸不畅、健忘、壮年老年体弱无力,并能抗老、明目开窍、延年益寿。”^{[15][7]}

维吾尔医学认为,余甘子可用来治疗全身虚弱。补脑、心、肝,用于全身虚弱,如脑虚,心虚,肝虚,胃虚。《药物之园》载其“滋补神经……强筋健肌”^{[19][181-182]}。

1.2.2 余甘子可扶助胃气 胃气的充实与否,直接关系着疫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云:“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36]脾胃虚弱,则运化功能低下,升清降浊功能失常,致使机体无力抗邪外出,疫病迁延不愈,变化多端。且《素问·热论篇》有云:“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30][63]}余甘子可补益脾胃,既帮助脾胃恢复运化功能,又调畅气机升降,使中焦斡旋作用复健,正气增强,有效抵御外邪,从而防止疫病复发。

国医大师任继学认为,疫病侵犯人体途径大致有三:一是从皮毛,二是从呼吸道,三是从口。从口而入者,疫毒进入中焦,导致脾胃受病^[37]。余甘子归胃经,能消食健胃,可用于疫病中胃气虚弱者的调养。

藏医学认为余甘子味“酸”,能生胃火,促进食欲,增加消化吸收能力^[34]。《四部医典》载余甘子与白糖、蜂蜜调和噙服,或将獐牙菜、余甘子、光明盐煎汤凉服,可治饮食不思^{[14][67]}。胃弱病宜服诃子散,其组成为诃子、余甘子、葛缕子、黑种草子、瘤果芹、肉桂、胡椒、灰盐、角盐、白硇砂、粉红石盐、荜茇、红块糖^{[14][251-252]}。

维吾尔医学认为余甘子可增强胃的摄住力,《药物之园》载余甘子可“燥湿补胃,增强食欲”^{[19][182]}。

1.2.3 余甘子可滋养阴液 疫病高热不退则易灼伤津液,造成人体出现一系列阴虚津亏之征象。酸甘化阴法是中医五味合化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余甘子味甘且酸,酸甘相合即可化阴,使余甘子具生津补液之功效,对于疫病后期津液耗伤严重者,可配伍应用余甘子,发挥滋阴生津之能。

明代朱橚的《普济方》中有一种解渴百杯丸,以木瓜、乌

梅、甘草、干葛、川芎、余甘子、紫苏叶、百药煎、白盐配伍，用木瓜搜和为丸，含服可生津止渴^[38]。

维吾尔医学认为余甘子可清热止渴^{[19][18]}。

综上，余甘子因其独特性味功效，在疫病前期，可补虚抗邪、攻补兼具，在疫病中期，可清热利咽、宣肺止咳，在疫病后期，可消食健胃、滋阴生津，从而发挥治疫功效。

2 余甘子对疫病常见症状的治疗

各种疫病的临床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较为多见。如流行性感冒急性起病出现畏寒、高热、头痛、全身酸痛、乏力等症状^{[39][20]}。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发热为首发症状，有寒战、咳嗽、心悸、呼吸困难等表现^{[39][55]}。高致病性人禽流感病毒性肺炎主要症状为发热，伴流涕、鼻塞、咳嗽、咽痛、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等^{[39][56]}。新冠感染的临床主要表现为咽干、咽痛、咳嗽、发热等^{[39][57]}。

2020版《中国药典》记载余甘子可用于咳嗽、喉痛、口干等，正可用于治疗疫病的这些常见症状^[5]。

2.1 余甘子治发热 疫病往往引发高热，余甘子具有良好的清热作用。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记载余甘子味苦、甘，寒，主风虚热气^[40]。中医认为，苦味药能泄、能燥、能坚，能泄的含义包括通泄、降泄、清泄。“热者寒之”，性寒者可治疗热性病症，故而余甘子有良好的泄热功效。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载余甘子“气薄味厚，阴中之阳”^[4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39]余甘子气薄可发泄，味厚亦可泄，气味相合，增强发泄之力，这是余甘子泄热功效的另一佐证。此外，宋代《太平圣惠方》收录余甘子散，专治乳石发热症状^[42]。《常用中草药手册》收录余甘子治疗感冒发热的药方^[43]。

《四部医典》认为“余甘子能治血胆和热病”^{[14][58]}。《论药性味琉璃明镜》指出余甘子“一般味酸，细分则有甘、酸、苦、涩四味”^{[34][192]}。藏医认为涩味药治血热^{[34][6]}。《月王药诊》记载：“久热用三果方剂清泻最为有效。”^{[15][71]}“体弱乏力、全身发热、昏昏欲睡、肠痛如割、脉洪气粗、眼红目赤、烦渴欲饮、齿结垢秽、身体疼痛、口干舌燥、下泻不止、手揉外泄、泻如水喷者，此症宜凉水罨疗，内服短穗兔耳草、白檀香、余甘子汤和米汤，山羊乳冲服穆库尔没药，热成熟时内服青稞酒。”^{[15][108]}《度母本草》记载“盛热如同火燃烧，配伍冰片和三果，煎汤取汁口服，引入患处之脉道”^{[16][13]}。对于肺病发热症，“白花小丛之景天、藏木香三果煎汤，连续不断服五天”^{[16][267]}。“黄连配藏马兜铃、小檗中皮獐牙菜、鸭嘴花和小玄参、有瓜石斛余甘子，煎汤内服治宿热，并且治疗胆腑病。”^{[16][284]}《妙音本草》记载：“或者小檗中层皮、龙胆红花白刺果、余甘子和紫菀花、蔷薇蕨麻獐牙菜、角茴香和荜茇等，十一味散汤送服，或者煎汤内服后，血胆盛热全清除。”^[44]《藏医医诀补遗》用齿叶玄参、诃子、余甘子、婆婆纳、毛诃子、印度獐牙菜、力嘎都、宽筋藤八味药，捣罗为粗粉，煎煮制汤服治伏热，发烧，痘疮^{[34][213]}。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余甘子具有解热镇痛作用，动物实验中观察到余甘子乙醇和水的提取物能明显降低啤酒酵母诱发的小鼠高热，并且对醋酸所致的小鼠扭体反应有明显的

镇痛作用^[45]。余甘子清热功效得到证实。

2.2 余甘子治咳嗽 瘟疫邪气最易侵袭肺卫。肺为娇脏，主呼吸，外合皮毛，外邪侵犯人体，不论从口鼻吸入，还是由皮肤侵袭，都容易犯肺而致病。《医贯》曰：“盖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46]余甘子归肺经，对于病位在肺的疾病，诸如咳嗽、咯痰、胸闷、咽喉肿痛等症状，均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五代李珣《海药本草》指出：庵摩勒“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47]

藏医古籍《临床札记》治肺热咳嗽，胸部及肋间刺痛，用诃子、毛诃子、余甘子、拉岗、苍耳子、苦归、轮叶棘豆7味药研成细粉，再加角茴香，制成散剂服用^{[34][94]}。《甘露宝瓶》治关节疼痛，流感，咳嗽等感冒发烧及降气血，用藏木香、宽筋藤、悬钩木、干姜、诃子、毛诃子、余甘子、螃蟹甲、土木香膏研成粗粉，煎汤服用^{[34][355]}。

藏族、蒙古族、彝族、布朗族、傣族、基诺族、普米族、佤族、壮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医药均使用余甘子治疗咳嗽^[6]。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余甘子叶提取物可能通过抑制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反应，来抑制支气管痉挛、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有效抑制炎症细胞从血管内释放、聚集，抑制气道重塑、抑制氧自由基的合成，进而抑制炎症反应、抑制氧化应激，达到改善气道损伤的目的^[48]。

2.3 余甘子治咽痛 《杂病源流犀烛》记载：“咽喉症，皆火病也。”^[49]《严氏济生方》曰：“热毒之气不得宣泄，咽喉为之病焉。”^[50]热毒蕴结或外邪侵袭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痹阻咽喉，形成咽喉部的充血、肿胀，表现为咽部红肿、疼痛等症。因此，其治疗应当采用清热解毒、疏风解表、消肿止痛等治法。

咽痛属中医学“喉痹”“嗌痛”“咽喉痛”范畴，常与火热之邪相关。《医灯续焰》中提到：“痹者，闭也，闭塞不通之谓。乃火盛气结，以致喉咙肿胀，呼吸难通，壅塞痰涎，水浆不下。”^[51]其强调咽痛与火热之邪相关。从病位上看，肺胃为主要病位。《仁斋直指方论》指出：“咽者，胃之系；喉者，肺气之所通。”其认为喉痹的病机为“风邪客于喉间，气郁而热，则壅遏而为咽疼。自其热气生于肺胃，风毒蕴隆则肿结而为喉痹”^[52]。肺胃为咽喉之门户，肺胃实热为喉痹的关键病机。疫病发生时，邪气入侵人体，客于肺中，内传于胃，肺胃积热，上攻咽喉，继而产生咽痛。《中药大辞典》引《南宁市药物志》，指出余甘子可治疗喉痹^[53]。

藏医《诊药二元要诀》记载用诃子、甘草、止泻木子、余甘子、藏茴香、荜茇、准兴粉碎成细粉，服用以温开水稀释后的蜂蜜制成的药丸，可起到润喉、利嗓、醒脑的作用^{[34][24]}。维吾尔医学也有用余甘子配伍治疗喉痛的方剂，《拜地依药书》的苏福非艾力勒散，由黄河子皮、毛诃子皮、余甘子皮、灼焦白矾、没食子、海螵蛸、芦荟、珊瑚、灼焦胆矾、巴旦杏壳组成，主治湿寒性或黏液质性各种疮伤和炎肿，如湿疮流脓，咽喉肿痛等^{[18][377]}。《贵州十大苗药研究》记载的治白喉方由余甘子、玄参、甘草组成，用冷开水泡至起霜花，取霜，加马尾龙胆粉、冰片、炒白果仁粉，吹喉^[54]。

白族、布朗族、傣族、基诺族、纳西族、彝族、壮族医药也有用余甘子来治疗咽炎、喉痛^[6]。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复方余甘子含片在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慢性咽炎人群有促进优势菌甲型链球菌生长的作用。可见复方余甘子含片通过对口咽部优势菌甲型链球菌的生长促进,恢复局部菌群平衡,从而对慢性咽炎有一定的防治作用^[55]。还有研究^[56]发现,复方余甘子含片可通过刺激健康人唾液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lgA)的分泌,增强人体口咽部局部黏膜免疫,从而对健康人群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实验^[57]表明,由木犀草素、黄芩素、槲皮素按4:3:1比例组成单体复方能明显改善家兔慢性咽炎的症状,减轻咽部黏膜病理损伤,而余甘子中含有木犀草素和槲皮素的成分。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复方余甘子利咽含片,可用于咽部疼痛、咽干咽痒、咽部灼热、异物感、干咳痰少等症,其主要药物组成即是余甘子、桔梗、玄参、甘草、冰片、薄荷脑。

综上,余甘子因其清热凉血、生津止咳之功效,可有效应用于疫病发热、咳嗽、咽痛等主要症状的治疗。

2.4 临床应用 余甘子在临床研究中也有一定的成果,刘川等^[58]从藏医药理论出发,通过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对藏药五味沙棘散(组成为沙棘、余甘子、木香、甘草、葡萄干)治疗新冠感染活性成分进行筛选,发现五味沙棘散的核心活性成分(甘草异黄烷酮、甘草昔、槲皮素、山柰酚)能通过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CE2)、细胞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和COVID-19 3CL水解酶结合作用于蛋白激酶B亚型1(AKT1)、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2(PTGS2)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等靶点结合,调节多条信号通路,从而可能达到对新冠感染的治疗作用。万玛措等^[59]通过数字挖掘技术,对国医大师尼玛治疗肺热病(新冠感染属于藏医“瘟热性肺炎”范畴)的96首方剂和277味药材进行分析,发现药材使用频次最多的为诃子、红花、木香、余甘子、丁香等。单味药材关联提示,诃子、余甘子为藏医治疗肺热病方剂的核心药材,两者配伍具有清热润肺、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平衡三因、减毒增效之功,并且均具有免疫调节、抗菌、解毒、抗炎、抗癌、抗氧化、促进支气管平滑肌等药理作用^[59]。由此可见,余甘子对于治疗疫病具有可靠的临床实证。

3 结语

余甘子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药食同源物质,因其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的功效具有良好的抗疫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献记载与理论分析,加上众多余甘子单方、复方的流传应用,证明余甘子广泛适用于疫病各个时期的治疗。余甘子治疫作用的关键是既可消除疫病的主要矛盾——邪气,又不忘扶助正气,增强抗邪能力。同时,余甘子在治疗疫病的过程中,又能治疗疫病引起的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做到了既可治本又可治标的双重功效。清代林庆铨《时疫辨》提出的治疫纲领:“未病而防避之,如良吏之保民也;已病而通解之,如能吏之化民也;病重而销除之,如才吏之平贼也;病愈而调理之,如循吏之善后也。”^[60]可谓余甘子治疫理论的精准概括。

我国余甘子资源丰富,广泛分布于南方的福建、云南、广东、广西等省份。近年来,国内外余甘子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余甘子相关的古今

各民族医药文献,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对相关功效记载进行验证,建立在广泛实践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对余甘子治疫理论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希望通过传统理论与现代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新药研发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1] 全小林,周仲瑛.中医疫病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2.
- [2] 许慎.说文解字[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336.
- [3] 陈明骏,高路,全战旗.基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筛选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效中药的网络药理学研究[J].中药材,2020,43(5):1291-1296.
- [4] 杨洋,刘毓菲,黄青松,等.基于缺氧诱导因子1信号通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在中药筛选及其机制研究[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2):10-16.
- [5]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186-187.
- [6] 贾敏如,李星炜.中国民族药志要[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456-457.
- [7] 关陟昊,单治易,王雪,等.基于“成分-靶点-通路”的余甘子网络药理学研究[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21,30(9):13-23.
- [8] 孟达,张雅琼,秦定梅,等.余甘子的酚类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中成药,2022,44(10):3269-3274.
- [9]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M].贾思勰.原著.2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758.
- [10] 麦含.南方草木状[M].影印本.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45-46.
- [11] 郑金生.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 药学分典[M].成都:巴蜀书社,2013:392-394.
- [12] 兰茂.滇南本草[M].于乃义,于兰馥,胡月英,等,整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90-91.
- [13] 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卷四19.
- [14] 宇妥·云丹衮波.四部医典[M].李多美,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
- [15] 月王药诊[M].毛继祖,马世林,译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 [16] 希瓦措.度母本草[M].毛继祖,卢永昌,许生胜,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 第一册[S].1995.
- [18]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维吾尔医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1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维吾尔药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20] 王建超,张小艳,谢丽雪,等.余甘子药用价值研究进展[J].东南园艺,2024,12(6):536-546.
- [21] 王思雨,郭凯,曹亚兰,等.余甘子酚酸类组成、结构及功

- 能性研究进展[J].现代食品,2024,30(2):32-34.
- [22] 陈尹心,常子豪,胡倩,等.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余甘子有效部位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机制研究[J].中南药学,2023,21(10):2622-2629.
- [23] 陈玲玲,勾玲,卢海啸.鞣花酸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3,25(1):196-202.
- [24] 姜莹莹.余甘子中三种单体对LPS诱导的RAW264.7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 [25] 李欣.余甘子调控临时基质抑制矽肺纤维化的作用机制研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24.
- [26] 李鑫波.滇龙胆、余甘子天然产物抗炎成分的筛选及机制研究初探[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20.
- [27] 喻冬秀,黎晓华,方梓烨,等.微波辅助离子液体提取余甘子总黄酮及生物活性分析[J].化学研究与应用,2025,37(4):928-937.
- [28] 方龙伟,卓玛东智,多吉卓玛,等.基于文献计量学和文本挖掘的余甘子研究进展[J].中医药导报,2024,30(3):142-148.
- [29] 孔秀娟,于然,刘建兴,等.余甘子总黄酮提取物对H₁N₁流感病毒感染小鼠肺炎的影响[J].中医药导报,2016,22(5):64-65,71.
- [30] 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31] 灵枢经[M].田代华,刘更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0.
- [32] 张志国,曹臣.《内经药渝》释义[M].张骥,原撰.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80.
- [33] 陈藏器.《本草拾遗》辑释[M].尚志钧,辑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86.
- [3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藏药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 [35] 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M].毛继祖,罗达尚,王振华,等,译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57.
- [36] 吴有性.温疫论[M].张志斌,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7.
- [37] 任继学.任继学经验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7.
- [38] 朱橚.普济方:第四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2217.
- [39] 葛均波,王辰,王建安,等.内科学[M].10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4.
- [40] 苏敬.新修本草[M].影印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5:146-147.
- [41] 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M].陆拯,黄晖,方红,等,校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451.
- [42]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M].郑金生,汪惟刚,董志珍,校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789.
- [43] 广州部队后勤部,卫生部.常用中草药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9:480-482.
- [44] 白若杂纳.妙音本草[M].毛继祖,卢永昌,许生胜,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151.
- [45] 李秀丽,叶峰,俞鹏飞.余甘子的药理研究进展[J].时珍国医国药,2006,17(2):266-267.
- [46] 赵献可.医贯[M].郭君双,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72.
- [47] 李珣.海药本草: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57.
- [48] 张爱军,刘渊勇,于丽君,等.基于Caspase3探讨余甘子叶提取物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气道高反应、肺泡上皮细胞活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4,44(5):1201-1205.
- [49] 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M].李占永,李晓林,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383.
- [50]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M].刘阳,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139.
- [51] 王绍隆.医灯续焰[M].潘邓林,增注.陈家旭,李晓娟,白晓辉,等,校对.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77.
- [52]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M].盛维忠,王致谱,傅芳,等,校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533.
- [53]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229.
- [54] 邱德文,杜江.贵州十大苗药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123.
- [55] 邢海晶,袁嘉丽,陈文慧,等.复方余甘子含片对人体咽部菌群调节作用的初步研究[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5(11):942-944.
- [56] 席晓蓉,邢海晶,赵文娟,等.复方余甘子含片对人口咽部甲型链球菌及唾液SIgA的影响[J].中医药导报,2010,16(12):85-87.
- [57] 刘涛,韩淑英.木犀草素、黄芩素和槲皮素单体配伍复方的优化及抗慢性咽炎作用[J].科技视界,2015(9):22,84.
- [58] 刘川,苏锦松,李轩豪,等.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法筛选藏药五味沙棘散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活性成分的研究[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0,22(3):632-641.
- [59] 万玛措,斗周才让,周则加,等.国医大师尼玛治疗肺热病的用药组方规律研究[J].中成药,2023,45(5):1735-1740.
- [60] 林庆铨.时疫辨[M].影印本.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25.

(收稿日期:2025-03-21 编辑:刘国华)